

集部

梅村集卷二十五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壽序一

文先生六十壽序

滇南文先生以計偕入太學崇禎十六年天子命為婁人師婁之人不知師道二十年於兹矣自先生至教以君臣父子之禮堯舜周公孔子之道董其怠惰誠其凌

許以期於有成於是遠近稱為先生鄉大夫之賢者必之先生謁里中戴白之老不知詩書者咸曰先生君子也無何兵至在先生之義不可以留將行其弟子進曰先生行固當雖然先生所居者職也其所事者道也盍謝其職而脩吾道乎先生而無為吾道計也其為吾道計先生留先生拂然作色不悅曰異哉二三子之為此言也吾比者教汝何若而棄之耶吾之行也不可以過今日其弟子又進曰先生行矣滇南去吳萬里過酉陽

上灘水若是其險也且又阻兵令傫然儒者也將襆被以越豺虎之逕而弟子莫隨此棄其師矣先生而行也願請從先生曰諸君有親不可以吾故累且我固非歸也吾將從蒼公游蒼公者滇人住吳之中峰以佛教重東南者也先是蒼公講法華於婁之海印庵先生以同里而異術豎義相論難婁之人知先生與師最深及是聞之則大喜曰先生去我未遠也若亂定滇道未通者當請先生還先生許諾久之迎諸山中有以私舍設都

講布函丈請者先生放杖而笑自理其鬚髯曰吾已僧服矣廼即城南精藍中置木榻命一童子支鼎爨盡謝其生徒杜門不交人事如是者四年先生年六十弟子請一言壽於先生予曰滇南天下饒樂地也丹砂鍾乳土所出珠璣犀象果布之湊其田也畝數鍾千金之裘不貴於市無為惡寒矣且其人以隅絕山海今猶襲冠帶以居而先生獨阻亂不得歸出無車食無肉褐以為煖瓿盎以為儲夫舊國舊都望之累欷況兄弟親戚之

洫焉若有亡乎年齒衰矣道路長矣而鼙鼓之聲日聞

聞者先生其獨且奈何哉或曰蒼公學道者也捐親黨

棄閭里遺世離人而立乎獨以彼視萬里猶尋丈也予

應之曰蒼公之所學者佛也其道如是足爾先生所學

者堯舜周公孔子之道其於君臣父子也仕必守其官

處必歸其家老有所以養少有所以奉今先生居此四

年矣庶幾師弟子之禮存焉其君臣父子之道所不行

者蓋亦多矣而謂非先生之窮歟抑吾聞之先生又通

卜筮緯象形家者言夫滇南所產輙多高人絶學先生以儒者籠絡萬物不名一德今毀服童髮而游於世也將得乎儒釋之合而探其原於是焉齊得喪混欣戚浩浩乎靡所津涯其為道也吾又烏足以知之哉噫嘻此真先生也蒼公曰鬻者吾論難固自以為勿及也

陳確菴尊人七十壽序

吾鄉高世之君子於孝廉得二人焉曰陳君確菴華君天御懐道絶俗窮餓而不悔者也夫古之隱者棄妻子

變名姓孤行獨立無所以累其心今此兩君者皆有親在於是鄉之人進曰兩君則誠賢矣其如親何廼華君則曰吾幸有兄盖嘗仕於朝矣廪吏薄宦槖中裝足具甘脆以養老母而陳君則壯子也所恃以持門户者也一旦挈其親之於窮谷無人之境屋宇穿漏田園蕪塞駕柴車躡草屩親朋無與游滋味無所奉彼其親之處此也能泰然而已乎而陳君何以善其隱乎乃陳君之隱也五六年矣未嘗一入城府鄉之人竊獨異之其尊

人溫如公今年七十予得其自壽之文讀之而嘆曰噫確菴之高乃其父成之也吾鄉支塘以南直溪以東其土墝埆其俗樸陋自元宋來若胡如村之清高龔安節之忠義其故廬遺跡至今尚有識其處者陳君僑寓蔚村父子手自立屋負耒作勞拾薪執苦嘗讀農經水利諸書謂古人代田之法一畝三畎深耕易耨歲可穫數十鍾又以尚湖巴城諸水挾淫潦泛濫勸諭父老築堤設防經畫指點悉有成法出門操一小船販樵鬻苧往

來湖村塘市間得錢市酒進父公飲酣間作一二小詩好譚古來高人獨行共相勉勵隣里化之輒遣子弟就學其有小小勃谿誶語摇手面赤曰恐使孝廉父子知也嗟乎世衰道微士大夫走通都鶩聲利其遺民逸叟以道德風義相高者不可復作矣自確菴以孝廉守身事親躬耕弗屈而後人知教忠自公以孝廉之父樂道安貧窮居無悔而後人知教孝君子於陳氏得君臣父子之禮焉予交於確菴者十年知之最深故論公父子

質言其事庶幾與漢陰之丈人潯陽之漁父同傳而存之以徵於信史則亦吾鄉人之所願也

彭燕又五十壽序

士之能立言者必需之歲月以自驗其學問之所至若夫遭遇亂離而獨以其身超然於塵壒之表則筆之於書者將為天下後世所攷正其平生之學尤可重焉往者余偕志行舉於鄉同年中雲間彭燕又陳臥子以能詩名臥子長余一歲而燕又志行俱未三十每置酒相

與為驩志行偕燕又好少年蒱博之戲浮白投盧歌呼絶叫而卧予獨據胡床爇巨燭刻韻賦詩中夜不肯休兩公者目笑之曰何自苦卧予慨然曰公等以歳月為可恃哉吾每讀終軍賈誼二傳輙遶床夜走撫髀太息吾輩年方隆盛不於此時有所紀述豈能待喬松之壽垂金石之名哉曹孟德不云乎壯盛智慧殊不吾來公等柰何易視之也其後十餘歳志衍不幸没於成都卧子則以事殉節其遺文卓犖流布海内不負所志余與

燕又偷活草閒又六七年於此矣自顧平生無可表見
將以其餘年肆力於文章顧兵興以來流離奔走神智
耗竭每憶少時讀書不至厎滯今手一編者終日覆而
按之不能舉其辭蓋余年過四十而髮變齒落志雖盛
而其氣亦已衰矣追念卧子疇昔之言未甞不為之流
涕也春初與燕又遇於吳門問其年則已五十去余同
舉之歲曾幾何時而遂廹始衰日月如流能不浩歎已
而燕又盡出詩文讀之則余又驚其才之壯而意之新

博聞辯智有精强少年所不能及者其生平著述之足以服當時而埀後世無疑也昔者吾夫子删詩書定禮樂自中古以來所推者則惟君家老彭其稱之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言之其為多聞博洽之儒歟後世乃取神仙詭異之說附著其傳以為彭祖陸終氏之第三子堯時受封至商武丁朝尚存而年且八百其言荒遠不經搢紳者所不道然以吾思之當唐虞之禪讓夏商之興衰故家舊臣無復存者上古譜牒失傳年祀莫

紀而彭祖獨以皤皤黄髮綴拾前王之舊聞受其說者見多識往事年踰耆耋而有壯容震而矜之以為此數百歲人耳非實事也老聃東周柱下史伯陽父史儋皆先後同官而聃之書獨傳後世且合此三人者為一人而謂老聃脩道養壽壽可百餘歲或云二百歲夫彭祖猶是也今燕叉之詩文其在天下者經世代遷改卷帙塵蠹後生之徒覩其姓氏且以為古之賢人而不知其年尚五十若令杜門絶跡不與世通著書三十年書成

而所紀皆易世之事日月濶遠見聞綿邈得無有疑其甲子不知何代人耶自古遭兵火而磨滅如卧子志行者不少而遺民佚叟為造物所留以當文獻者亦往往見焉余既自力於學懼勿克而以勉燕又有以知其必成乃因其門人之請而叙之若此

張敉菴黄門五十壽序

吾友張敉菴黄門長於余一歲少同里長同學晩而同事京師余羈愁困悴幾不能自還而敉菴躬蹈險巇槿

而後免今年敉菴五十方賀者之在此堂也余可以無言乎初吾師西銘先生用經術大儒負盛名於當世而敉菴為其愛弟西銘之有敉菴猶士衡之有雲孟陽之有協也雖下之衣冠華陰之子弟負笈從游巷舍為滿揮洗輟餐倒屣莫及敉菴則傾身容接人人各盡其意使西銘愛士之名聞於天下敉菴力也雅擅絶才涉獵彊記發為文章風起泉湧一時傳誦其制義謂富貴可以俛拾鉅公長者握手定交不敢以後進相期語曰駁

二龍於長塗斯敉菴當日之謂矣既而屢試鎖闈不利門户中衰滄桑頓改凡諸子從西銘游者如飄風隕籜湮没無遺而敉菴魁壘特達方用科第起家為良吏為直臣赫然名動海内噫嘻抑又何其奇耶余與交且三十年習之久知之深其竊為敉菴幸者少游太學高門著姓貴游慕之輻輳無文士干謁奔走之勞晚宰山城直節强項大吏見而傾心無黄綬俛眉折腰之苦立乎殿陛之間指得失陳利病口有所畫奏成手中繕寫未

上夜不能寐彈劾貴近搏擊豪强下至閭左之奸瑣條其人得請名捕中外為之屏息股栗可謂出入省闥得行其志矣雖以此譴逐之後仍被急徵而上察其忠人亮其直身名復完意氣如故造物待之者似乎獨厚而不知其天資學術實使之然非倖而致也平生無崖異之行深沉之容造次語言率而能要任達簡易不持威儀與人交抒心寫腹推誠無我雖傾蓋之際便同久要一旦有急難挺身赴蹈傾囊營解罔所顧惜人有過而

加誚讓不為後言或有生平受德後負之者其人但一見推謝即釋然胸懷無纖芥之恨此其公直鯁亮得之天性真不可及也已當吾師西銘在日敦氣誼尚名節慨然有康濟斯世之心屬黨論紛紜壬夫設械幾羅不測位不酬其望年不配其德論者至今以為恨敉菴薫陶濡染於國是民生邪正利弊之關平居講求有素世會雖移家學不改當官立事探囊底而出之清河著書談道易世而後施行惜乎西銘不及見耳歷數三十年

來唯吾兩人為華顛之叟今者比閭接席蒔花藥治亭圃營垂老里巷之娱顧吾已髮齒衰墜疲曳不堪𢿱菴則姿容瓌偉飲噉日可三升常見其蒱博爭道獨酌引滿呼小僮撾鼓奏伎聽淵淵之聲奮袖激昂大噱不止少年精悍之色猶隱見於眉宇間其後日所就余又何足以量之哉雖然𢿱菴之語人曰梅村知我勝我自知故於其覽揆之祝不為夸詞叙素心而談舊故庶幾於夙昔之好無少愧焉如此可以為𢿱菴壽矣

座師李太虚先生壽序

偉業嘗讀歐陽文忠公傳見其行事慨然想見其為人以為上下千百年江右儒者學術之盛未有出於歐陽公者也獨疑其致政之後不歸廬陵而買田潁上何歟蓋有宋待臣子之禮為最厚為之臣者亦戀戀君父不忍遠歸故土而於宛雒汝潁之間起居朝請以近於京師韓范杜富諸公皆然不徒歐陽公也自歐陽公後江右士大夫咸被服其遺教凡數百載而有吾師李太虚

先生先生入承明典制誥掄文於楚楚之詩人才士夙負重名者裒然為舉首此歐陽之歷二府司兩制以知貢舉得人者也先生性彊直為臺諫所中隱居白鹿講授生徒天子再名用决大計爭南遷深當上旨事不果行此歐陽之貽書司諫貶秩夷陵力持濮議為朝論所排者也先生攟摭累朝故實抄撮成書凡數百卷欲以成一代之良史好古博物訪求金石篆刻遇有所好雖傾囊為之勿吝此歐陽之修唐書紀五代以其餘力為

集古録者也盛明之際詞林先逹如曾子啓崔後渠諸公皆忼爽濶逹有詩酒稱嘉隆而降則齪齪拘謹以為常先生則不屑也居公卿間興酣耳熱朝章國故忼慨極論詩文揮灑援接後進為風雅所宗此又歐陽之自號醉翁與石曼卿蘇子美共其流連者也凡先生之同於歐陽公者如此而歐陽卜居潁上先生亦僑寓維揚維揚者平山堂在焉歐陽公之所游處也則疑其無不同而偉業獨有感者歐陽公處全盛之世天下無事雖

免而家居猶述其三朝被遇之榮以誇耀於田夫野老而先生流離嶮岨浮海南還家園烽火禍亂再作僅以其身漂泊於江山風月之間其視歐陽之頴上相去固已遠矣雖然吾師之為人儻朗而曠遠以視人世之危疑患難實不足以動其心而損其意氣其之維揚也與偉業相遇於虎丘别十五六年矣其容加少其髮加鬒握手道故漏下數十刻猶危坐引滿議論亹亹不倦偉業顛毛斑白自數其齒少於師二十歲而憂患蹙迫以

及於早衰竊仰視慚歎以吾師為不可及歐陽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齊得失忘物我泊然其無憂浩然其自適吾師似深有得於斯者而所遇各殊則歐陽為其易吾師尤為其難也偉業聞之古之至人達生之情識命之理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其吾師之謂耶

黃觀只五十壽序

往余讀碧山集知嘉禾黃葵陽先生以省元取高第入史館迴翔宮相幾及大用既而從吾師西銘之門識其

孫觀只亦以省元後先踵武浙東西誇為盛事則又吾友大樽所鑿拔而登之者也歲月云邁二十餘年觀只春秋五十其同里虞君譚君等徵余一言噫余言何足為觀只重哉昔東漢之世江夏黃瓊偕其孫琬並至宰相封侯直節彊諫彪炳史册運會有盛衰人事有險易遂使再世之内遭遇懸殊君子讀其傳不能無感焉今以近事觀之詞垣宿素世際休明雍雍乎清廟之朱絃明堂之蒼璧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癸陽之謂也藝

苑名流憂生坎壈惴惴乎芳蘭之當門冥鴻之在澤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觀只之謂也觀只之為人能孝友知大節不為選耎髊骫俯仰以從時又不肯矜奇釣名修跅跎非常之行遭逢變故周旋義舊死生急難勿易其心若夫士窮見歸之時有親在不許之義闔門百口累世卿宗不敢以狗知已刎頸之一言則其自處權之審已名高則嫌無可避地近則義無所辭收者到門曲刃在頸夷神委運詞色不撓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觀

只其甘之矣及其免也不以慮患而刓方為圓不以違俗而尊已忽物或柴門絕客離事自全或浮沉俗間與世不競蓋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觀只之所處不已優乎夫生於華胄少遇名師家在通都才稱國士當其駒齒未落豫章尚小人便目之以騏驥期之以棟梁今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論者且為觀只惋惜余則以二十年來人材凋落其裔志以往持忠不顧者不必更論廼有乘時取寵據磐石之安而一朝蹉跌要領不全門户破壞

者比比而是矣觀只以窮孝廉優游家巷闔木索不以為辱辭玄纁不以為榮其所以全之者天為之也詎不幸哉家有秘書萬卷皆前人從西清異本手自校讐繕寫成帙而舅家項氏所藏唐宋名人手蹟卷握之物價值千金今悉化為煨燼貧及餘生孜孜搜訪庶幾蕉園蠹簡重出人間玉軸丹青不罹劫火此觀只所以圖令名而埀不朽者也兆溪之上練浦之傍具為辟彊之名園羊曇之別墅亦既蕩於烽烟鞠為茂草矣乃以其暇

闢平臯濯蔬壤誅茅避跡伏臘迎賓漁釣自娛絲竹閒作弔汨羅之故人談鴟夷之往事望烟波而不見酹杯酒以興懷此觀只所以消壯心而娛晚歲者也西銘之有觀只中郎之於仲宣也大樽之有觀只廬陵之於子瞻也兩賢既沒友道淪亡賴遺逸之尚存庶微言之不墜雖以道喪元龍徒憐意氣猶幸人如叔度足繼風流此觀只所以結平生而申同好者也余也少壯登朝覊棲末路犬馬之齒未填溝壑獲與觀只稱齊年而困厄

憂愁頭鬚盡白其視觀只逍遥乎網羅之外蟬蛻乎塵𡎺之表不啻醯雞腐鼠仰觀黄鵠之翶翔寥廓也乃因諸君之請而為之辭其以識余之愧而觀只為不可企及也夫

白封君六十壽序

吾州白侯林九視事之初年余在京師謁侯之太公叟泉於邸第其容粥然其氣溫然言吶吶不出口余目之此真寛仁長者也越五年侯之報政成而太公六十州

人士以其習於余也不可無言余嘗讀萬石君傳見其子孫馴行孝謹而少子慶之治齊也國人慕其家行而大治心竊疑之漢時海内初定而齊又反覆夸詐以為俗其法當以擊豪强清反側而區區以孝謹行之是豈足為政哉既而觀蓋公之言治齊而曹參用之以治天下然後知秦以刑法刻鑠其民漢興瘡痍者未息不以此時脱去文網清淨而寧一則何以去湯火彼夫元康神爵之間嚴延年趙廣漢以慘礉負能名正以承平日

久户口殷富名豪宿猾根株其間必大誅罰之而後勝
豈所論於新造之日子遺之民拊循而休息之哉此石
慶行孝謹之所以効也今以吾白侯之才曉習文法吐
決如流開張施設當機立辦非公廉彊正儼然擊斷之
能吏乎迺至勸耕桑修水利養小弱恤災荒煦煦然仁
心為質悃愊無華不欲稍用其長厲威嚴以自愉快非
其天資醇厚而居身之善入人之深何以至此噫此皆
太公之教漸漬使之然也州人士之入京師者太公必

坐而問焉曰子之君四境其修乎田疇其易乎賦役其均獄市其平乎且曰吾今年六十矣自吾為兒童時樂浪玄菟之間暴骨如莽流血成川父子兄弟肝腦塗地者不知凡幾今吾一家無功德皆為

國恩所成就嗟爾江南之人夫孰非鋒鏑之後而捐瘠之餘其可不宣

上恩澤以休養生息之耶余以是知

國家吏治之盛而太公之教忠與侯之所以孝也已抑

吾又聞之古之人臣皆仕於其國唯銜命四方始離乎父母之側而其君作為歌詩以勞苦之如小雅四牡之章其言不遑將父因人之情而為之咨嗟太息侍之如此其厚也今吾州之去長安三千里而侯以六年積勞於外太公又為南陽之故人代北之貴族留宿衛京師不得御車而南從其子於官也人子之念其親者必能念人之親侯於聽政之暇舉吾州之白首耆艾者七人倣周官之意飲酒於序正其齒位名曰婁東七老而吾

父與馬吾父行年八十其視太公也齒髮加衰太公有
賢子足以娱樂余也羈愁旅病不能取給於升斗之禄
俾老人輟食而太息中夜而屏營矣侯則式閭以勞之
肆筵以綏之其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歟當石慶
之相齊也有濟南伏生魯人申公者皆耆碩大儒慶不
聞執板到門北面而事之也然則石氏之所知者謹而
已矣烏識所謂孝夫孝有不貴德尚齒使民興行者哉
白侯經術最深内行醇至異日者進為公卿而太公齒

德彌卲

天子三雍告成修授几乞言之禮求國老於上庠舍太公其誰乎當以尚德緩刑化民成俗之道再拜而獻之庶幾老成黃髮之一言俾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先王以孝治天下者始大備偉業請上其事於東觀以光國之惇史固不僅與閭師黨正效祝蝦之詞以為公壽已也謹書之以竢

蕭孟昉五十壽序

今天下士大夫講學者無如吾友少參愚山施公由服官之暇倡其道於廬陵而青原山中無可大師修出世之教與之相應和於是吉水之𪑘白二學盛為海内所宗吾意其山川之靈秀亦必有世家名德者流相與鼓舞倡導乎其間欲求其人以識之而不易得也今乃得吾西昌蕭君孟昉孟昉故太常卿伯玉先生之猶子也伯玉舉進士前於余者十五年自余為兒童時則已誦習其文既仕而踪跡參錯曾同官南中而竟不獲相見

惟聞與吾郡諸老宿遊因得聞其梗槩盖伯玉之為人孝友於兄弟篤志於友朋淡泊於榮名利禄築春浮園於柳溪之上極雲泉林木之勝有經史萬卷穿穴講貫於弗倦又能闡繹教乘與緇衲往還相扣擊余益想慕其風流而今乃復得之於孟昉孟昉慷慨好義不恡施予嘗鬻田穀數千石具饔飧以活獄囚又為逋賦者完室家贖子女愚山先生倡學湖西也問道者車接轂孟昉為之供扉屨飾廚傳勝流歙集賔至如歸退而與無

可大師精研性相疏通證明剎廟之倡施伊蒲之供養傾囊倒庋惟恐或後甚矣孟昉之為人有似於伯玉也往者神廟盛時吾吳如顧端文公高忠憲公吉水如鄒忠介公紹續微言倡明絕學而憨山紫柏二大師唱演宗風於吳會豫章之間兩地之學者習其義而盛其傳雖千里而遥猶同堂也伯玉之出入必與其弟次公季公偕孟昉漸漬於諸父及父之所講究故西昌蕭氏有家學伯玉嘗以之官便道與次公季公館於吾郡流連

度歲率其子弟言志賦詩友朋間極文章性命之樂紫柏刻大藏方册於吳中卷帙未半其時有吳中毛子晉謀續之伯玉與兩弟發願藏事經營佽助之尤力滄桑而後孟昉扁舟東來商度先公之所未竟余嘗以為續佛慧命作文壽之孟昉其時年甫壯也歲月而往孟昉今已五十追溯舊游有如昔夢吾吳之宿素凋落講舍榛蕪而龍藏之莊嚴希有者亦漫漶不可復問矣同里許君堯文官於吉水貽書及余述所謂春浮園者嘉樹

名卉高臺曲池滋榮而益觀圖書彜鼎庋藏而加富孟昉又能以其餘力揩拄道法為緇素之所歸往噫嘻豈不難哉愚山今已歸宛陵而龍眠之徒衆有請無可以歸故山者此兩公皆吳人也吾之為孟昉壽者恐不足以盡孟昉夫賢者之以道合其知之必深彼所以重孟昉者詎止於此乎吾將為書以問之焉

梅村集卷二十五

梅村集卷二十六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壽序二

王奉常烟客先生七十壽序

吾友奉常烟客以今年七十州人士乞鄉先達為文以壽先達與奉常之祖文肅相公後先事神宗皇帝君諸臣謨年經月緯取之腹笥故其為文也推家以本於國

用表兩朝慈孝而文肅所以調護元良維持宮府者其言信而有徵奉常得之以燕饗可考鐘鼓而耀丹青矣州人士謂余之習奉常也又以其言屬余余生也晚奉常筮仕猶及見先朝之郅隆而余已駸駸乎末造時就奉常以訪吾所不逮又先生於余為詞林先達貫穿一代之史願備掃除討求掌故而才識駑下輙苦未能今洪然載筆從其後其於王氏祖孫身處家國之際何容贊一詞也無已請就余通籍以來在朝及里中所見聞

於奉常者為壽可乎當先皇帝稽古右文修舉郊社籍田朝日夕月諸大禮奉常以世臣備禁近職奉璽紱陪侍屬車豹尾間尺寸咸有程度數捧英蕩之節出使諸藩肅將蔵事不擾亭傳乘皮束紡之贈無所私焉自少以一身搘拄中外築賜塋已畢即起祠堂歲祭時享月舍萌禮無違者事毋周太宜人以孝閨門之内規重矩疊訓子弟御童僕吉凶婚嫁足為合境師法歲大祲為粥於路里之人皆歌其長德雲間董宗伯玄宰陳徵君

眉公相國之高弟而編修公執友也折輩行與游先朝論畫取元四大家為宗緜石田山人後元宰為集其成而奉常略與相亞當其搜羅鑒别得一秘軸閉閣凝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遶床狂叫拊掌跳躍於黄子久所作早歲遂窮閫奥晚更薈萃諸家之長陶冶出之解衣盤礴格高神王力追古人於筆墨畦徑之外識者知其必傳玄宰署書為古今第一顧以八分推許奉常語陳徵君曰此君何所不作吾當避舍今二十年間海内

爭購奉常之書小或盈尺大過尋丈懸毫落紙旁觀無不拱手歎息其文采風流沾被傾動近世所未有也江南故多名園其最者曰樂郊烟巒洞壑風亭月榭經營位置有若天成兵興之後再闢西田於距城十里之歸村因以老農自號蓋追念國恩感懷今昔雖居賜第游壓褭屢思從樵牧自放賦詠日急生計侵微類有所不釋於中乃日偕高僧隱君子往來贈答間名集梨園老樂工用絲竹陶寫以此行年七十齒髮不衰人服公之

天資爽曠而不知其寄托則固深遠矣余每傷近時風習士大夫相遇惟飲酒六博為娛獨過奉常見丹黄勘讐插架千簽賔朋雜坐舉史傳中一事輙援据出入穿穴舊聞於尺牘師蘇子瞻黄山谷於詩倣白香山陸渭南諸子擩染家學作為篇章人人有集四方徵文考獻屈指江南地望咸曰彼有人焉固不止絹素流傳以書畫專門已也唐宋宰執世家於言行徽顯子孫昭穆必備著之用裨蘭臺石室之采在嘉隆全盛江南賢輔推

華亭吳門太倉為恩禮終始其後人亦世通婚姻文貞文定奕葉卿貳王氏緣編修公早世門户中衰迄於今運會遷改三相國譜系之中奉常獨能守其堂構聞諸故老說文肅公里居軼事仁厚恭謹為同時大僚所莫及足以光啓奉常故今日燕喜之晨揚觶旻告先朝之史未立則有鄉先達之文大書特書而余言亦堪登稗官而入家乘於以見奉常摟揚祖烈之意小大皆不可以無識也先達既以史筆紀斯宴侑之以文王大雅本

支百世之詩余不敢上引請為歌楚茨大夫有田祿者藝黍稷潔蒸嘗而子孫因之以勿替鄉人父老稱說景福本之於力田農事其義有所取爾傳曰歌詩必類奉常通於古竊取詩與春秋之旨隨長者之末再拜以為獻焉

申少觀六十壽序

余初筮仕得交於鄉先達申大司馬及其弟大參兩公之尊人曰文定少師處金鉉大斗之間贊元登袞年躋

平格恩禮始終寵榮之盛光於冊書余生也晚不及見
其見大司馬也則已從樞府謝政朱門列戟而大參同
朝比肩猶白首郎署仲子少司農青門累閥積資位崇
嶽牧青門科第固先於余用輩行定交意氣甚相得也
大參有九子青門之長兄官比部至今巋然長德其季
弟曰進士維久嘗從余游最後始識萩旆裒然名冠鄉
書瞬雋禮闈知其為大參之孫而青門之猶子葢余之
交於申氏三世矣萩旆榜後歸省之三年為其親中翰

少觀先生偕茅太君六十壽而乞言於余且曰昔在闗逢執徐之歳先文定既致政里居年及懸輿特荷璽書存問而高祖母王太夫人尚在養文定偕伉儷袒韝奉觴綵衣紛悦重輝疊武一時豔稱盛事今躔次五紀復會於辰而吾父母並登六袠非得長者之辭其何以張之乎余惟自古世家大族格人耆艾匪獨一人一家之慶已也盖天之元氣而邦之儀刑其盛衰隆替之故有可得而言焉嘗試上下六十年以進攷於申氏祖孫之

際繇其前而觀之吾吳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
命世名賢接踵林立蕭曹丙魏共遇風雲文定尤以碩
德元僚表儀百辟夾日月於東朝乞江湖於私第其姻
娅有帶礪之公侯焉年友有容勿之寮采焉桓圭繅籍
昭其榮琱戈方鼎昭其賜歌鍾折俎昭其饗其年為尚
父八十衛武九旬贊拜不名備物典策子弟比之伊尹
之有伊陟周公之有魯公豫章之木十圍璠璵之寶九
襲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相國之謂也繇其後而觀

之吾吳如霜降水涸落實取材髙門式微宿素凋謝胥原慶續於今為庶而先生獨以清資華貫趾美前人撫甲第之半非幸喬柯之未改其棣蕚有萵髮之宗子焉亞旅有奉璋之羣彥焉罍尊彝玉守其器芸香蠧簡守其書堂構塈茨守其業其年則為絳人甲子洛下耆英不知紀年逍遥扶杖子弟比於王家之有武子郗氏之有方回干將淬其飛光俊鶻刷其勁翮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先生之謂也頋余尤有為先生致慶者七月

之章有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而必本之於築場圃納禾稼良以上之人懷柔萬邦豐亨屢奏而後人有餘力率婦子以顧其耆耈則父老之獲遂嬉游皆戴如天之賜耳今

國家以尉堠無警載戢干戈念此方之賦車籍馬不遑休息亟召征南橫海諸軍還諸宿衛而幢棨之宮芻茭之庤盡斥以歸之於民其閭左輕俠竄名軍籍怙氣力以漁食平人者且以次窮根株浹辰之間農歌於野商

忤於塗而先生之生辰為壽適與之會謂非道迎善氣有以致天休之篤祜也乎加以歲值有秋田禾如櫛征繕以時蟊賊不作吾儕小人脫兵革而覩昇平行見朝廷惠養髙年修祝哽祝噎之禮庶幾於申氏朋酒之饗先為之兆豈不為幸厚哉抑聞之天道酌盈而濟虛當司馬之躋九列貳孤卿大叅猶嗛於一第馮公龐眉阮咸出守留後福以貽之子孫青門早達游歷名藩開府揚州垂紳揭節兄弟中至光顯矣而先生浮沉中翰

試而未竟語其晚景顧爲過之循覽盈虛損益之際有軼然其不與者語曰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側聞先生方領矩步力砥頹靡家門榮盛無帬屐驕豪之習與茅太君警戒相成飭厲肖嗣惓惓以念祖德守家法爲先其於盈虛損益之理覩之稔矣故能篤厚流風綿先世之澤於勿替繼今以往其所以垂裕後昆而培子孫之弟祿者又可勝量乎哉吾卜中氏之名位殆未有艾而先生歷年之永從可知已

是為序

冒辟疆五十壽序

如皐有孝友易直之君子曰冒君辟疆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垂三十年其生平踪跡於金陵於吳郡遍擇其豪長者與游顧於余獨未邂逅然心嚮往之今年辟疆偕其配蘇孺人春秋五十二于穀梁青若介陽羨陳其年以余言為請其年奇士也其自為之文以壽辟疆者足以張之矣而勤勤余一言何哉雖然余三十年知

辟疆未得一見因其年以見於吾文相贈以言亦猶行古之道也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墠立名氏陽羡陳定生負早歲盛名與辟疆為至交皆貴公子定生為人儀觀偉然雄懐顧盻辟疆舉止藴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撓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賔客畜聲伎欲以勢力

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未有間會
二人者置酒雞鳴埭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
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善我也既而偵客云何見諸君
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輙衆中大罵
曰若奄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
笑達旦不少休於是大恨刺骨思有以報之矣申酉之
亂彼以攀附驟柄用興大獄以脩舊郄定生為所得幾
填牢户其友遁之故鄣山中南中人多為辟𤰈耳目者

跳而免尋以兵亂奉其父憲副嵩少公歸隱如皐之水繪園誓志不出嗟乎歲月既遷烟雲變滅向之炎炎赫赫者捧馬足而乞命顛墜崖谷不知所之矣二三君子幽愁窮蹙定生亡其友歸梁宋亦以病沒江南因初附數有收考一時名豪惴惴莫保家族辟疆淸羸雞骨藥罏經卷蕭然塵外自奉憲副公諱尺一之問不踰境中與世無害離事圖全如皐僻壤冒氏爲右姓家世好行其德年饑爲粥於路全活億萬計處患難之際先人後

已揮斥數千金脱親知於厄不居其功傳曰有隂德者必受其報門户之無恙有天道焉白其祖玄同先生用方州著績憲副敭歴襄漢出入兩都政事學術咸有師授辟疆脩祖父之業遭時不仕益發之詩文以及於穀梁伯仲昌氏之集凡四世矣其年者定生子也具舟迎以來俾與兩弟及二子俱刻燭分題唱酬交作每更闌月落追思陳事少年腸肥腦滿感慨激昂思有以效其尺寸日月云邁身世都非覽明鏡以興嗟苦修名之不

立未嘗不中夜而徬徨也青溪白石之勝名姬駿馬之
游百萬纏頭十千置酒自豪習破除依稀昔夢彼美人
兮不見折苕華以自思未嘗不流連而三嘆也謝安石
有言中年以來傷於哀樂政賴絲竹陶寫耳廼有梨園
舊工自云向事皖司馬為之主謳江上視師之役同輩
皆得典兵黃金橫帶夫執干戈以衛社稷付之俳優侏
儒而猶與吾黨講恩仇而爭勝負用仕局為兵機等軍
容於兒戲不亦可嗑然一笑乎辟疆以五十之年俯仰

興廢闔門高枕誅茅卜築緑水名園楓柳千章芙蓉百畝子弟皆鸞停鵠峙掞藻敷華蘇孺人含飴弄孫鹿門偕隱中外咸推禮法奴婢亦知詩書歴覯江淮以南有華宗貴胄保世全名令妻壽母娩美一德如冒氏者槩乎未之見也可無賀耶余獲交於賢士大夫不為少矣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辟疆生長東南年齒相亞君方始衰吾已過二昔人所謂歳月如流吾兩人足當之耳詩有之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又曰招招舟子人涉

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夫吳會者辟疆之所常游兩
喪亂以後不一過馬將子無愆秋以為期辟疆其許我
乎否也其年行請以吾言問之

丁石萊七十壽序

吾郡丁又熏通明儁異之士也以己亥八月既望之五
日為其尊人石萊翁七十覽揆之辰先期屬余言為壽
適會京江告警羽書狎至又熏修其禮於不廢勿以亂
故緩余笑應之曰鄉飲酒不可以理軍市此豈君家上

壽時乎已而郡得免於兵吳中士女賣其金玉衣裝市酒肉以相慶而君之壽適屆於其期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言乎滌場納稼之日享豐年而祝純嘏也若夫脫虎口就袵席戴白之叟為太平之幸人將安將樂爰笑爰語羔羊朋酒之饗其燕衎不有倍焉者乎然則君之壽其不惟丁氏之慶亦以深致幸於吳民而又何能已於言也余生也晚猶及見國家承平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風習最為近古士大夫入為

卿相出作方牧其歸而老於鄉也東阡北陌杖履相存鉅人長德沾被閭巷有如大參丁玉陽先生歆歷藩服廉辦著稱其子廷尉肩吾公清秩舊京雍容物望當豈芑有道之日為析薪負荷之圖源遠流長枝分葉布君則不扶自植不鏤自雕折節讀書躬行孝謹薛色之推田宅式好無尤石相之滌廁牏服勞不倦若考作室惟塗暨茨此君之早歲好修能自樹立不隤其家聲者也自此以後世會將衰虹蜺揚輝龍蛇起陸東南二三君

子以名節議論相掯拄通政則為廣成侯公少司農則為青門申公余以通籍定交識其坐客邂逅君於疇人之中溫醇悃愊而論辨英偉心獨異之詢其平生則知廣成之尊人啓東先生為君外父而青門娶於廷尉兩家兄弟以伯仲為輩行啓東觸忤奄竪阽危僅免廣成一生恬尚竟與黨人相始終青門由外僚積資至九卿禍且中於同文之獄君以老逢掖連蹇不遇介居其間國是人才目濡耳染痛世事之日非恨小人之柄用慨

我寤歎念彼周京此君之感家恩而懷國恤雖在草野不忘君父者也夫績學不如力田善宦不如逢年君既避世不仕遂以其暇治西息之陂池修南陽之邸閣大致儲積家累千金里中兒飛文告緡卒不能有以難君而徵調繁興發求不已迺苦身庀役不以累細弱下貧公私咸得其濟嗟乎歲序既遷菀枯畢集銀臺既碧血九原司農竟覆巢宿草一二舊交或抱石而沉或焚山而死惟有馬亭故里喬木依然家門則守寢丘永保之

風子弟則擅孝公無雙之譽嗇於遇而豐於年詘於前而申於後天之報大終而保持其門户者不綦厚乎公俟子孫必復其始此又君之善自圖全優游晚節纘先業以裕後人者也余覽古至於秦隋之際生民凋弊可謂極矣伏生秦之博士孝文時尚能口授尚書孫思邈生於開皇中至唐永淳初年談周齊軼事歴歴若指諸掌豈非天地鍾毓善門命兹黄髮因衰激極導迎善祥以今觀之君殆其人乎即近者烽烟傳遽一日數驚又

熏不敢以聞懼損老人眠力而君則健飯決肉談笑晏如自言心力克壯縱兵至猶足竄伏山谷不以餘年累子弟繇此而前拂東海之釣竿摩霸陵之銅狄處平壤游人間見者驚馬已疑為數百歲人矣又何必滅景雲棲噓吸吐納而後可以比喬松侶白石也又熏既拜其親將游京師京師貴人奇又熏之才必有稱述顯榮以誦君者余則山澤之癯免於兵革敢同田夫野老燕喜昇平而未及神仙迂怪之辭歸之又熏以為侑觴之獻

錢臣扆五十壽序

吾季弟孚令好治園圃蒔花藥嘗曰吾兄弟老矣以歲之不易賦歛之不時懼無以宴娱食息比詔書數下民寛然有更生之心吾於其間穿沼觀魚披林聽鳥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不亦可乎既而曰詩有之洽比其鄰婚姻孔云人生庶幾為太平之民則瀹酒醴烹羔豚以速諸父兄親黨者禮也吾兄弟既翁而中外婣睦莫如錢氏錢氏莫如我臣扆則猶之乎兄弟也

臣宸以今年五十願得兄一言以張之余喜而應曰諾臣宸之長兄都諫曼修與余同年舉進士余甫踰二十曼修肩隨以長其少壯同先中憲約齋公偕尊甫封黃門叔發公為同歲母夫人皆在養里中父老爭具羊酒賀兩家其景福同余兄弟三人都諫兄弟七人乎今少於余十歲臣宸少於都諫十二歲乎今以女女臣宸之子受明余視兄弟之子猶己子都諫亦以姻婭之故親余其友愛同余家自始祖以下禮部大參奕世載德中

更衰落子姓凋替叔𤼵親大中丞浩川公叔子中丞著節名臣積厚流光用昌厥後羣從子弟數十人宗族交游光寵此錢氏之所得於天者獨厚非式微所敢望也嗟乎州人士之衰也右姓卿宗降在皁隷良田上腴斥為榛蕪方領之儒膏粱之子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吾與臣扆猶得保其履道之宅南陽之阡飽食嬉游以娛晚齒詎不謂之幸哉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請即人事求之臣扆所以致此者有三德焉易曰謙德之柄

也吾鄉貴規重矩疊之風拾級聚足讓而後登揚觶執

𨘷拜而後饋今也言語則提提翩翩矣威儀則仳兮逹

兮矣飲飫則載號載呶矣為之誦茅鴟相鼠而不覺也

君子憂之君則内行修整進止皆有表識不苟訾不苟

笑不苟臧否人物深自降損雖寒素必與鈞禮雖造次

必無擇言循循乎若有所畏也粥粥乎若無能也柔而

不犯其晉之隨武子乎清静無競其東海之伏不鬬乎

燕居潔出門敬賓客至則肅且莊矣賓或屢遷壞坐主

人貌並恭實或叅語諧噱主人遇以默此所謂諛而光者也善哉盛德之容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吾鄉寡魚鹽漆絲之利不知廢著鬻財其民本以力農為業自俗之靡也口窮芻豢之養卜夜而倡樂身極纂組之華費日而消功呰窳偷生而無所蓄藏水旱災沴之或作詠求無時奔走匄貣不足以自救君於家先治重堂複寢而庖湢庾廥皆得其宜田園陂池咸獲善處入有稽出有考絲縷蒯絮罔弗覈也卬有取俯有拾僕從長御罔弗

勤也忍嗜欲損玩好非租挈所出弗衣食累積纖微擇人而任之與時俯仰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歲雖大祲發其儲峙以應有司之期會可不至於重困此所謂儉而壹者也善哉居室之道也語曰愼德之守也吾鄉以知交聲氣傾天下其初則龍門之游華陰之市也其繼則甘陵之部鉤黨之碑也依光揚聲互相題拂而刋章之禍大作浸尋乎陵遷谷改遠識者柴門絕跡以自全不幸姓名爲妄男子之所疏記始悔潛鱗戢翼之不早矣

君於先生長者造請非不勤也總角齊年投分非不深也東脩之問不及於四方傾蓋之交弗輕於一諾闢幸舍宿膏火擇淳樸有道悃愊無華者定其久要而它人罕識其面彼夫游譚覊旅文史技術之徒在吾輩倒屣稍遲輙致背憎噂𠴲君獨隄防有素無由相因到門緣此鈴下蕭然望而自遠鮮幾微不足之色此所謂慎而密者也善哉保家之主也君於制舉藝最工視科第可以引手致屢試鏁院不收謗有之曰不索何獲或有以

此勸君者笑不應既而升成均利觀光矣同事者或已至丞相長史君才地實優為之而不肯嬴糧躍馬投牒以自進蓋恬靜止足其天性也豈可强哉自古積善之慶不於其滿盈而於其所不足中丞當先朝豐亨豫大之日躋雄班歷膴仕而能廉靜寬厚留不盡之福貽子孫君之生也嚴父修恬倓之行賢母執敬姜之德難兄敦伯仁之愛少長一心中外合力而君之嫂夫人衣麤食澹早夜拮据相夫子克底於成舉慈孝友敬隶正聽

婉之道畢萃於一門君之得以雍容樂易修祖業而息之者夫孰非天為之耶君兄弟經營高爍表石闕築丙舍致車數百乘起祠堂以饗親設義田以收族長老觀禮道傍太息動色年來跗蕚有零落之嗟燕尾有差池之感君之中心彷皇常有耿耿不寐者然而守柱下之和光得北叟之晚福頤神任運可以養生可以忘年兩弟登九美瞻沛國之友愛潁川之聲華也猶子來琛盧家之龍子謝庭之玉樹也受明偕方來心水齊驅競爽

福時之諸郎公沙之羣彦也今日者舒雁行列叅鞲鞠毬而上壽親串盈門諸孫入抱考鐘伐鼓絲肉競作登其堂有文茵雕几玉軸縹緗鄴架之圖書焉窺其舍有高柳澄潭小山叢篠辟疆之園墅焉蓋君之好書似余其林泉之癖似余弟余刓編蠹翰校讐補緝之未能孚令典衣物以乞一花一石輙若弗給故於君皆不及也從此三四十載君之書搜羅而藏弆者日富樹木日以拱池臺日以增余兄弟編蒲抱甕與君婆娑於殘經廢

耒之間豈非昇平之幸民而擊壤之樂事也乎凡百君子與於茲燕者當思扶杖聽詔仰望德化之成勿以伏臘之難供忼日愒歲而笑余言爲夸也松喬之年斯跂而竢之耳是爲序

梅村集卷二十六

梅村集卷二十七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壽序三

吳母徐太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吳幼洪以先朝給事中奉其母徐太夫人家居里門今年太夫人七十吳中鄉先達謀所以為壽少司農申公青門侍御李公灈溪以余之習於幼洪也徵余一

言余曰人子之顯其親者其大端有二曰富貴曰名節此二者雖甚賢智未可得而兼也其幸而遇極盛之世忠於事君孝於事親可以無憾即其間稍有齟齬身退而名立位卑而行尊不足為父母憂也其不幸而遭衰亂之季外之干戈日尋內之禍難日結賢人君子既出身為國不得復顧父母其父母亦以大義勉之如漢唐之末史傳所書者十無一二得全幸而全則一時之人必為之咨嗟慶幸以為此門戶之福雖處極亂終能保

其身以事其親凡皆天為之也故家庭之際可以觀世變焉太夫人初以侍御之女歸贈君孟登公孟登之尊人曰虛臺公繇都給事中抗疏爭國本為名臣蓋神宗皇帝以忠孝福澤養天下士大夫敢言之氣太夫人親見其舅若父居要津持物望道重於朝廷身安於畎畝從容俯仰受國恩而娛晚節此余所謂極盛之世蓋幸而遇焉者也孟登公讀書好修不竟厥志太夫人攻苦食淡教三子以成立長洪二洪為時聞人孝著鄉黨幼

洪復弱冠成進士選授衢州司李浙有重獄會鞫事連大僚主者骫骳不敢決幼洪奮筆定爰書天下聞而壯之及受知當宁不數年間幼洪入為給諫當是時權倖竊位藩鎮擅兵幼洪尚冀國勢可為正色言事向所謂大僚者則驟躋政地修舊郄用它事下幼洪詔獄而黨錮已駸駸日甚矣蓋邊疆之勢愈蹙則恩讐之報復愈急而其是非亦愈亂自十餘年來士大夫以黨魁被罪刊章逮治無慮數十人而幼洪遂為氣運之究極不句

日而遇禍患此余所謂衰亂之季不幸遭焉者也而幼洪則當之初先皇帝時余於大僚曾有所彈劾幼洪所持浙獄即其人也當幼洪為給諫余亦官南中以母老歸養請急東還聞幼洪之及也余自知不免雖然不敢以告吾母也無何江南多故余奉吾母奔竄山中幼洪亦自獄所脫歸母子相見倉黃避兵皆慬而後免今太夫人康强壽考諸子拜堂下進七十之觴而吾母亦健飯無恙兩家母子同以危苦得全此非天為之耶其能

不為咨嗟而慶幸耶余既應兩公之請以不腆之詞為壽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太夫人則猶吾母也

顧母陳孺人八十壽序

余及門顧伊人居州之鳳里事母陳孺人以孝聞其先君麟士長於毛鄭之學稽經緝傳自名一家海内所稱織簾先生也余嘗訪伊人於其里茅齋三楹衡門兩版庭階潔治地無纎塵散步至後圃見嘉樹文石則曰此吾父在日某先生所嘗過而憩焉者也丹黄遺帙插架

如新蘚壁舊題漫漶可識噫嘻麟士可謂有子矣為余具伏雌之饗茶香酒洌醢醬調美中置余笑而曰昔茅季偉殺雞進母自以菜茹與客同飯郭林宗稱其賢至為下拜子有老母無乃不給於鮮而顧為我設可乎伊人曰自吾先人講學荒江門外常有四方車轍令以湄之無似夫子惠然臨之吾母惟而聽客曰是兒能致長者且復如其父時矣故喜而為魚菽之獻非湄意也且曰吾母明年八十以熟聞先人所論說知文章為可重

顧夫子不吝而賜之一言余應曰諾當先朝啟禎之際
吾州文社擅天下先師張西銘偕受先讀書七録齋相
繼取科第而麟士與子常譚經講藝於江村寂寞之濱
遠近目之曰兩張曰楊顧初不以出處隱顯有所軒輕
也西銘蚤世無後門緒式微賴吾師母獨身撐拄横為
强奴胠篋者之所侵奪余嘗比之庶其竊邑黑肱逃奔
稍正厥罰以還其盜帑訖不能有所裨益受先兩子其
少者尚存貧不能自聊盡撤先人之廬以償井税嫂夫

人寄止鄰邑壻家間一歸故居廼至無席可坐大慟而去嗟乎當兩先生致賔客授生徒輜軿接跡巷舍為滿升堂拜母上壽奉觴誓以結死生託妻子曾幾何時西門南郭之間無復過而存者觀乎兩母之盛衰而友道得失之故亦可得而推已子常家本素封以明經試守令不之官失明里居晚而抱子不獲見其成立伊人每過余為之經營贍護有漂揺風雨之歎麟士名第不如張先業不如楊其子伊人也亦未得與子常受先為比

廼十餘年來刻其遺集俎豆之學宫田疇廬舍有加於舊用以娱侍寡母臻於上壽孺人之所得不既多乎伊人之誦毋也辟績佐養以著其孝卜滕視寢以著其仁教誨式穀以著其慈簡飭僕御以著其法尤大者東陽張大司馬奉書幣迎致麟士賔席嘗念時方多故謀破格得文武士用濟勖勵草奏將薦於朝孺人聞而力止之曰君儒者非應變才今豈進用時耶其安貧賤識道理如此故能受此大年享有遐福豈偶然哉鳳里名跡

最古歷宋迄元多高人隱君子及貞姬淑媛備載邑乘
其軼乃時時見於織簾之私志可考而知也自織簾存
日閟居樂道孺人庀中饋以相成一時倡隨之樂已咸
知有顧家婦距今松筠晚節齒彌高而行彌卲而伊人
學殖益富為世鴻生有以躋親之令名於無窮行見茂
德令儀增嶶彤管且與孺仲賢妻龎公嘉耦竝垂千禩
豈止一里之光榮也哉余雖老尚能奮筆以傳其事敢
即以當春酒之獻而區區人間祝釐不足為孺人道也

甲辰季冬同里梅村吳偉業拜撰

顧母施太恭人七十壽序

顧氏蓋世有賢母云吳丞相澧陵侯雍以黃武七年迎母於吳其主親拜之於庭公卿大臣畢會蓋自有吾郡以來虞魏張陸英英門户彼有人焉位宰相爵通侯莫先於顧氏家人尊老女宗母師起居六宫賔禮萬乘亦未有踰顧氏者已吾友吏部考功郎顧君脩來天下精彊開濟駿雄淵達之君子也舉進士年才二十餘起家

廷評銜天子之命以取士於嶺表五管號稱得人其補吏部也甚為時宰之所倚重在諸曹中特以為能已而用請急歸坐公事以免家居四五年以今歲春正月壽其母施太恭人七十君之年適亦屆於强仕稽諸譜牒其先出自陳黄門侍郎野王固澧陵之苗裔也野王十七世孫占名數於長洲入先朝有自兵都諫為通政司參議者而族始大蒨來則從通政介弟處士公而分處士之子訒菴公以才名雄諸生中累舉不遇積書萬卷

以貽其子是為仲晉公即贈君也贈君中歲多病猶及見倩來成進士而恭人則當其子之出使嶺嶠簜節還家入典銓曹版輿迎養堅彊暇豫白首而無恙詩曰令妻壽母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噫嘻豈不盛哉倩來之為人也負意氣已然諸元老重臣寓公邑子無不躧履到門迎閤握手以相為引重有幼弟曰斯玉雖年少官薄而敏給過人能以連郡國豪傑公府儁材故顧氏有聲吳越間在諸公莫與為比其上壽也幢牙旌纛交

錯於路皮幣玩好充仞於庭餼牽醴薦之物駢羅而疊陳揳擊吹鼓之音族居而遞奏里人以為榮雖然世家大族邦之楨幹里之儀型其有嘉好燕樂國人於此觀禮焉四方於此問俗焉固非焜耀一時之望已也盍相與据見聞援故實以頌我太恭人可乎往者吾郡風醇俗厚家給人足凡仕而歸者得有其秔稻桑麻陂池邸閣之利通政起家清卿有賢子與孫及四世而衰矣而介弟一門復振第宅園林尊彝書畫至今指數於吳中

施氏雖通顯不及顧氏白治公以一孝廉用治生素封兩家皆爲方雅之族子孫恂恂退讓比於石君之有建慶桓氏之有郁焉孝謹不衰明經篤行此太恭人之生世承平傳家肅穆孝友順祥本諸先德者也運之季也末流始於濫觴良苗不無秕稗廼有三四大君子者清剛不撓峭覈爲方嚴取與以過絶苞苴持臧否以痛繩流俗訒菴公以貴公子熟聞道誼雅負風裁屬當黨錮異同是非倒置好是正直感慨不平其所與游者文文

肅是中從姻婭相得甚驩而周忠介之忤奄急徵也出囊中金庀槖饘扉屨之用居恒慕孔文舉孫賓石之為人不肯詭隨碌碌此太恭人詩書嫺習才智通明前哲令聞得之舅氏者也自祖調更繇之日急則有虎吏市魁乘意氣以陵出衣冠之上士大夫杜門嚬退苦身自約者漸不為閭巷之所尊禮至與黔首無異有識傷之蒨來姿容瓌偉涉獵傳記辨智縱横自以贈君貲産中微受人侵侮得志之後雅自發舒不欲敝車羸馬以為

里兒之所簡易約結英俊賑施窮急知名當世取重諸侯行誼出袁絲鄭莊之間文詞居莊助枚皐之亞此太恭人以世會艱難家門貴盛持盈戒滿保其福祉者也予讀書至頴考叔之告鄭莊曰小人有母未甞君之羮趙宣子所食翳桑餓人舍壺飧請以遺母不覺為之掩卷而三歎今以吾吳廉吏之家名父之子托於木門賃舂織屨以事其親者多有之矣為其親者躬親操作黽勉虀鹽亦甞有一日之養如斯譏者乎然君子之孝遇

則鼎食擊鐘不遇則啗菽飲水南陔白華期不失守身之正已耳茅季偉庚子平於道豈有憾哉在昔澧陵之先世為著姓元歎尤以幕府親信君臣母子講布衣骨肉之禮古今之罕見史稱其不飲酒寡言語舉措時當獨能恩禮始終斯真羔羊素絲富貴而不失其身者也豈非吾郡之先正而顧氏之家法也乎子衰退不獲以時追陪肴來然當其服官也與之同朝及其坐公事以免也又嘗與之同患故今日祝釐之詞不以諛而以莊

庶幾太恭人聞之喜曰是言也其能相吾子於義者也公父文伯之母誡其子曰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計當日吾徒之所坐實以災荒凋瘵之餘雖率先奉公猶不免於吏議彼魯語所云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誠吳民今日之謂乎自今以後上之人寛租薄賦以恤其下之窮下之人修行守分以奉其上之法竭蹷輸將保持鄉里以相安其為瘠土之民而已君子曰李氏婦之言此即太恭人之教也遂書之以為序

秦母于太夫人七十壽序

梁溪秦留仙館丈以侍從積勞之三年上恩許賜洗沐而王母于太夫人以明年正月為覽揆之辰於時封公以新先生春秋甫彊仕也先是

天子開南苑親試天下士而梁溪兩秦為同榜克勤公由南宫第一

賜上第於留仙則再從祖以同日被遇已而遷除休澣又同時入里門其當太夫人之壽也先生綏纓束帶爵韠偕介弟

西向立侯夫人纚笄綃衣侈袂偕介婦東向立諸孫從子之次稍退負墻其少者劒而侍孫婦從婦之次退亦如之太夫人出於房皆接武上堂北面再拜諸姑伯姊率子姓彌甥各以次肅拜宗人之長者先以其屬由阼階上俟於屏内宗禮畢盛服致賀其尊者太夫人答拜畢幼則頷之庭實維旅棗栗腶脩重錦加璧樂作盥洗揚觶前為壽終宴無一人倄立踰言者鄉之人觀禮焉

秦與于江南鉅姓也秦望於梁溪于望於金沙梁溪之

秦自大司馬端敏公始大其别有中丞以才力開濟譽
重諫垣篤生贈公為之愛子以光啓於來裔金沙之于
自都御史公始大其後有憲副以理學醇正績著外臺
爰及再世廼誕淑女以作嬪於高門太夫人實憲副之
子太學褒甫女也當神宗皇帝時褒甫之從兄中甫以
鉤黨摧抑為海内表的諸君子過金沙者無不與其兄
弟定交矜然諾重節槩而褒甫則能刻畫為新詩家世
貴盛自以高才不遇益跌宕極意於聲酒園池歌舞之

樂江南莫及而秦氏夙以儉樸傳家中丞捐館舍門戶寢落贈公善病早没太夫人辛勤荼苦以玉三子於成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太夫人生長豪門而能自脩持以敬儉人止知今茲福澤之非常而不知其中更孔艱保嗇調護之不易也夫為人子孫而能事其王父母幸矣為人子孫能以富貴事其王父母此人倫所難即古純孝者以為不可倖致留仙之乞言於余也敘其在襁褓之中為太夫人所鍾愛推乾就濕恩勤備至吾因

留仙之言而喟然有感於余祖母湯淑人也衰門貧約吾母操作勤苦以營舅姑滫瀡之養湯淑人憐其多子代為鞠育余自少多病由衣服飲食保抱提攜惟祖母之力是賴憶自早歲通籍祖母年七十有三及以南都恩貤封三世湯淑人期屆九袠笄珈白首視聽不衰里人至今以為太息雖以余今日之潦倒萬不足以追陪留仙而廻思往事三世一堂莊強悦豫何其有類於太夫人也乎吾母朱淑人精心事佛嘗於鄧尉山中創構

傑閣虔奉一大藏教而于太夫人實有同心信施重疊像設莊嚴俾願力克有所成就夫人子事親身則思其所安性則思其所嗜牲牢酒醴之奉珠玉纂組之華雖吾力所不能致而親好焉計猶且圖之也若二母之清淨澹漠擺落穢濁其所需者固已少矣而余之貧至使吾母伊蒲之供出於損衣節食之所存廼太夫人獨可以充然而無憾迄今兩山之間鐘魚浩浩皆誦太夫人之福德而又能以其餘力甓橋梁賑氿獨留仙父子竭

其力以悅親心者至矣而余則不能其能無媿色矣乎余友周子儆為留仙所知實請余言以壽太夫人夫子儆知吾兩家之深者也乃就兩家祖孫父子之際質言之稱其禮言乎長幼有序也稱其儉言乎盛滿不溢也稱其善而好施言乎仁慈有恩也古之孝子事友人之母猶吾母余之壽太夫人也無諛辭無勦說庶幾有合於朋友之道焉子儆善其言遂書之以為升堂之獻

王母徐太夫人壽序

吾友王太常烟客王郡伯元照為余道其宗盟之長額駙王公長安之賢而感推其能孝也曰公為人敦尚儒雅好古博物深自折節以交天下之英俊其為賢也藉甚君子以為此不足以盡公也夫百行莫先乎孝孝莫大乎事之以禮今年春公之母徐太夫人來自汾陽先期公飾其翟車設容蓋駕騏駵躬執轡而迎於郊既入希鞲鞠腃旦晡自上食於是公之客習聞其內行甚謹將以是秋太夫人設悅之辰相率前為壽某等則宗人

也宜一言以賛衆賔輒用屬諸偉業曰吾子通達往代之典訓而號能言敢惟予也請予遜謝固陋弗獲則從而為之辭曰昔者先王選建親賢以藩屏王室既繼體其子弟又推而及諸昏媾甥舅恩禮有加焉所以聯肺腑樹腹心也惟我

國家剖符定功封親王以鎮撫南夏其尊寵人臣莫比獨太原王氏於親為睦揆厥所自蓋王氏之先公同官為寮在軍中用氣誼相推重比王貴而公先以封疆著

忠節王是以惠顧前人之好而施及其子孫申以昏姻厚其湯沐嗟乎先王親親仁厚之道余葢未之見也上下數百年其有結平生之分定骨肉之親分之以寵禄被之以文章和之以聲音鎮之以彛器如王氏之所遭者乎雖然家門當荼苦之日藐諸在襁褓之中微太夫人辛勤黽勉鞠育教誨則不足以及此是舉也王為遣萬里之使奉咫尺之書家丞發嘉幣庛人出良馬既具而後命之於庭及郊張幕告至執庭實以將命魚軒重

錦玉笄瑶甕載以筐篚列諸兩階主人曲躬磬折入以告太夫人立於房中使人及階再拜史讀書家老展幣太夫人受之俠拜遂入主人肅使者而退饗之日外賔席於堂内賔席於室薦以房烝折俎佐以鉶羮加豆其用玉則璧羨肉好温潤清越有夏后氏之璜魯侯之雙琥焉其陪鼎則雲螭雷紋丹青斑駁有商癸父之尊周孟姜之敦焉其陳圖則縹緗玉軸摹寫裝褫有唐昭陵之遺蹟宋御府之秘本焉爵行樂作歌鍾二肆簫管備

舉魚龍曼衍之戲迭奏而遞進君子觀之嘆曰美哉何其備物而多儀也世衰俗敝束脩之問不行於境中滫瀡之珍或闕於堂上卿士大夫嘉好燕飲之不講葢已久矣詩有之曰我有旨酒亦有嘉殽洽比其隣婚姻孔云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既多受祉黄髪兒齒王氏之宴取其彰主之賜揚母之德而貽子孫無疆之休也先王制禮因時世而為之節文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抑吾聞之禮者所以崇退讓奬止足也自古世禄之家鮮

不怙其勢位以公才地托屬王家上可以筦樞機次可以奉帷幄乃優游不進者二十年於兹矣風流嫻雅舉止如儒生世之赫然要近者視之漠如非其好也家居盛治風亭月榭嘗具數百人之饌扁舟過江載其圖書萬卷清商兩部修承平王孫之樂天下聞而慕之毋夫人追念先公生長艱難與兵終始不及見其家富貴喟然於車馬威儀之盛以為吾提三尺之孤以入闕竊不自料賴

朝廷厚德克有今日吾母子善自抑損庶無負
國家推恩藩邸施寵綏以垂諸永久賓客聞之咸謂我
公之賢皆其母有以成之也昔晉京陵公王渾之子濟
以中書郎備戚屬逸才俊爽負盛名史稱其母鍾夫人
琰賢明有法度不恃其貴陵人夫公侯鉅室婦儀母德
子孫當奉為永式歷觀載籍繩繩弗替孰有踰於王氏
者乎即吾州兩王出宰相名公卿之後舊德博聞多識
其先世故實若長安公之事其母者此誠一門之光輝

而傳紀所不得而略也余老史官也既熟聞公之賢又知兩先生為可信故備而書之以著王氏一代之家法是為序

吳孺人五十壽序

予門人王周臣既官中書舍人用覃恩封其母吳太君為孺人而謂予曰先生知挺為此官乎凡以為吾母也吾父自神宗皇帝以來拜璽書之命有五而吾母以例不及封吾父謂吾母曰此以待爾子今

國家新造

皇上於嗣位之初推恩羣臣甚盛典也挺不以此時邀一命之賞其謂吾母何於是周臣奉命歸里拜其尊人奉常公於堂下而太君受珩璜褘翟之錫里人以為榮又五年孺人五十周臣乞予言為壽蓋予交於太原者兩世矣奉常治家四十年婚宦祠葬大小畢舉中外宗親無間言僮指千人蹀縮奉成法主人左顧而咳則不時之需糈醪盤勺應手立辦其整且密如此又自以其間治園圃好書畫請謝賓客跌宕文史見者驚焉既而問之

此固奉常之才抑亦吴孺人之助也自奉常服官奉使孺人未嘗不從雞鳴盥頮呼役夫戒行李奉常不知有辦嚴也奉常有十子七女孺人撫異出之子衣服供用必使與吾子同諸女輒厚其裝送以為之嫁不以累奉常奉常燕處甚嚴子弟或小過靣加誚讓孺人視顏色婉轉之輙解即婢僕亦多所寬貸一家之人咸歸心焉其以覃恩封也猶抑然自下曰吾佐蓮於王氏二十年矣今以子貴得見文肅相公之廟雖然詎敢當尊乎退

而與諸娣齒未嘗稍以自異則豈非恭勤慈惠賢明識大體者哉太原自相國朱夫人後奉常生母周宜人及孺人其婦德最為可紀宜人當緱山既歿家祚中微扶其子於危疑䠶硊之中其拮据也似難孺人值門緒再昌諸子鼎立相其夫於精明綜覈之時其調劑也似易然奉常仕宦通顯宜人優游晚福而周臣自中書一命旋偪亂離揩捂繇役其為母夫人憂者多矣卒能從容擘畫維持門户以此知孺人雖易而尤難也予因周臣

之請不敢貌言以夸廼質舉平日所聞俾周臣還壽其

親也如此

梅村集卷二十七